

# 雨夜花落知多少

〈雨夜花〉八十週年

文·圖／莊永明 文史工作者

歷經了數十載寒暑，〈雨夜花〉開了又謝，謝了又開，至今仍然芳香四溢。它第一次開綻是「兒歌」，再次是「情歌」，戰爭期間，竟變成了「軍歌」，而今又以「情歌」身分，活在大家的耳裡、口裡。1920年代，先覺者的「男女平權」觀念，而今可以在當代落實，雨夜花，已非「第二性」的宿命，聆聽80年前傳唱的〈雨夜花〉，如同朗讀一首詩篇，翻閱一頁文獻資料。

歌謠傳唱有社會背景，有時代意義；歷史留聲，「聲聲不息」。

以歌讀史，以謠咏史，歷史回聲，繞樑不絕。

「走出流行，進入歷史」的〈雨夜花〉，唱咏此曲，令人有「夜來風雨聲」中，與「花落知多少？」之感嘆！畢竟幾許風雨之夜，飄落的花蕊，含蘊著生活的寫照、生命的故事，以及生存的意義。

〈雨夜花〉是「古倫美亞」唱片公司所灌錄的一首78轉黑膠台語流行歌曲，1934年4月3日出片發行，由純純小姐（本名劉清香）首唱，作詞人周添旺25歲，作曲人鄧雨賢29歲，都是正值創作的高峰期；也是日治時代，1932年台語流行歌曲樹立風聲的第三年作品。

舊社會的傳統女性，處於「男尊女卑」觀念下，頭頂不住藍天，腳踏不出自己的路；文字的書寫，歌謠的吟唱，莫不對「查某人的運命」，留存不少佐證。



1930年代，〈雨夜花〉風行後各地印製的歌本之一。

鄉土歌謠〈雨夜花〉膾炙人口；鄉土小說〈看海的日子〉百看不厭。

1983年提名角逐金馬獎影片改編劇本、女主

角、女配角等獎項的《看海的日子》，劇本是黃春明根據自己的小說改編而成的，該片描寫一個操著最低賤職業的妓女，她的身子雖受人凌虐、欺辱，但心靈中仍保有一盞人性尊嚴的火花。劇中有一段戲是當這位名叫阿梅的弱女子被她的養父賣到綠燈戶時，她像一隻被獵犬追趕得走頭無路的小兔似的，驚慌無措，哀鳴不依的慘狀，那些坐在長凳上待客的風塵女郎，眼看著又是一個被推進火坑的小苦命人，卻愛莫能助，大家相互哼唱著：「雨夜花、雨夜花，受風雨吹落地……」這首被大家視為台灣名曲的〈雨夜花〉。

在風聲、雨聲中悲吟的〈雨夜花〉已經經歷了八十個寒暑，1934年傳唱以來，〈雨夜花〉難道就一直是充當著如此悲怨、哀戚的角色嗎？

### 〈雨夜花〉的前身

〈雨夜花〉是周添旺根據鄧雨賢一首兒歌的旋律，改填成今日大家都耳熟能詳的淒愴哀詞。其實鄧雨賢寫下它的旋律，還要早幾年，也就是說〈雨夜花〉還沒有成為〈雨夜花〉以前，是一首兒歌，命題為〈春天〉，寫這首兒歌的人是廖漢臣（毓文、文爛），他是「台灣新文學運動」一位很活躍的健將，當年不少文學青年鑒於日本兒歌盈耳，而台灣囡仔似乎少唱自己的兒歌，而提倡唱「家己的囡仔歌」運動，他寫了一首詞分三段的兒歌：〈春天〉。他老人家從省文獻會退休的時候，筆者曾在他新北投的家中，聽了他唱這首「兒歌」，由於事隔多年，三段的詞，他僅記得了第一段：

春天到，百花開，  
紅薔薇，白茉莉；  
這平（邊）幾樣，彼平幾枝，  
開得真濟（多），真歡喜。

鄧雨賢譜下了廖漢臣所寫的兒歌歌謠，因唱片公司沒有製片發行的興趣，而不見流傳。周添旺繼陳君玉接掌古倫美亞唱片公司文藝部後，他銳意推出好作品，而獨具慧眼，將這首兒歌改寫成人歌曲，乃填下了〈雨夜花〉的歌詞，而使旋律復活，上市後全台風靡。

- （一）雨夜花，雨夜花，  
受風雨，吹落地；  
無人看見，每日怨嗟，  
花謝落土不再回。
- （二）花落土，花落土，  
有誰人，可看顧，  
無情風雨，誤阮前途，  
花蕊凋落要如何。
- （三）雨無情，雨無情，  
無想阮的前程，  
並無看顧，軟弱心性，  
乎阮前途失光明。
- （四）雨水滴，雨水滴，  
引阮入受難池，  
怎樣乎阮，離葉離枝，  
永遠沒人可看見。

〈雨夜花〉淒愴的哀詞，似乎為台灣流行歌曲開導了一條走向，此後，悲怨、無奈、悵然、悔恨的歌聲，更緊密地籠罩在台灣人的心靈之上。主題描述「雨」、「夜」、「花」……的作品，也成了創作「樂」此不疲的素材。

除了〈雨夜花〉之外，該年周、鄧二人亦在古倫美亞公司的副牌「利家唱片」合作〈春宵吟〉、〈惜春小品〉等名曲。

## 〈雨夜花〉的故事

「查某人，韭菜命」，這句台諺說明了台灣女性無奈、悲戚的命運，宛如淒風苦雨下墜落地的花朵。

據周添旺的說法，〈雨夜花〉真有其人，她原是一位樸實的村姑，隻身到都市闖天下，結識了男友，原擬託付終生，不料他竟是個愛情騙子，終至被遺棄而沉淪於風塵。這個敘說花褪殘芳的小故事，和鄧雨賢的歌曲配合，竟是「紅花綠葉」，相得益彰，難怪由純純小姐主唱後，馬上轟動全台。

一朵在深夜苦雨淒風下顫抖，終而萎地的花蕾，誰都會憐憫哀嘆，誰都會抱怨夜闌的淒寂和風雨的無情，但從這人生百態的一齣小悲劇裡，誰又去認真檢討根植於「男尊女卑」傳統社會結構下，所造成千千萬萬「雨夜花」般的台灣女性呢？她們訴之不盡、怨之不絕的辛酸血淚，有誰去注意呢？

先民渡海來台，篳路藍縷，以啟山林，「女性」荊釵布裙扶助男人墾殖出這一片沃土，可是却不能和男人共享大地所滋生的果實，男人將女人的血汗視為「廉價勞動力」，他們驅策女性分勞、分憂，而自己却以「一家之王」自居，女性在台灣開拓史上，終只有「離葉離枝」的身分！童養媳、養女等不良制度，還有藝旦、接待生、酒家女、風塵女子等掙錢養家糊口的社會邊緣行業，加上日本強占台灣50年，將其本土女人社會地位卑微的傳統，也移植到台灣來，台灣芸芸女子，在此「陳腐」觀念下，豈能不成為「雨夜花」？

〈雨夜花〉流行後，東瀛人士也偏好此曲，1940年代由名詩人西條八十編譯為〈雨的夜の花〉，譯詞為：

雨夜花，開在雨夜的花，  
濕淋淋，隨風凋落散在地上。  
透著紅色，濕潤紫色，

隨著風凜飄，輕輕地凋謝。  
明天這陣雨，或許會停吧，  
可愛的花，別急著散落啊。  
雨中飄零的花，令人不得不憐惜，  
等待君臨的夜晚，紛紛地散落地面。

〈雨夜花〉不脛而走，傳到了中國上海，也有了「官話」的歌詞，「大陸版」的〈雨夜花〉，係由名歌手白光主唱，以古倫美亞西樂合奏，也灌錄唱片發行：

- (一) 雨夜裡，悄展瓣，  
花開花落一眨眼，  
誰能規，長吁短嘆，  
花落地下不復元。
- (二) 花兒謝，瓣兒落，  
再有誰來把水澆，  
這兒既掉，味兒又潔，  
愈想世上愈無聊。
- (三) 無情雨，兇暴風，  
風雨吹殘奴前程，  
情兒也冷，心兒也疼，  
熱熱希望變成夢。

〈雨夜花〉的「大陸版」歌詞，意境實在比不上「台灣版」原版的婉約、雋永。但是鄧雨賢所譜的旋律，早為「海峽兩岸」的人民所喜歡，是不能忽視的。

1937年，日閩發動美其名為「懲膺暴支」的侵略戰爭。台灣總督府為配合變局，在侵華之初，即展開所謂「皇民化運動」，要求台灣人都成為大和族的「皇民」。日人厲行所謂音樂的「皇民化運動」，美其名所謂「新台灣音樂」，規定不准唱台語歌詞，〈雨夜花〉乃遭受禁唱。但不久旋律又

「復活」了，只是歌詞被「皇民化」了。

1941年初，台灣皇民奉公會正式成立，風聲鶴唳的「皇民化運動」日益喧囂；日本政府為了逞其「大東亞共榮圈」的「美夢」，除了加速刮奪台灣的資源外，還要動員台灣的人力，徵用「軍夫」，強迫勞役。為了宣揚政令，運用了最高宣傳技法，將徐緩、哀怨的流行歌曲調，變成了激昂悲壯的進行曲；統治階級這種做法，無非想藉1930年代台語流行歌膾炙人口的旋律，用來推廣皇民教育，這實在是對藝術的一種污辱。

當時，霧島昇把李臨秋作詞、鄧雨賢作曲的〈望春風〉改填了日文歌詞，歌名也變成了〈大地在召喚〉；人人耳熟能詳的〈雨夜花〉和〈月夜愁〉，不久也隨著「改頭換面」，〈雨夜花〉變成〈榮譽的軍夫〉，〈月夜愁〉換為〈軍夫之妻〉，都是由栗原白也進行改詞，〈榮譽的軍夫〉又譯作〈光榮的軍夫〉。真令人難以想像，一個弱女人的〈雨夜花〉，會變成身處戰場的軍夫！譯詞如下：

紅色彩帶，榮譽軍夫，  
多麼興奮，日本男兒。  
獻予天皇，我的生命，  
為著國家，不會憐惜。  
進攻敵陣，搖舉軍旗，  
搬運彈藥，戰友跟進！  
寒天露營，夜已深沉；  
夢中浮現，可愛寶貝。  
如要凋謝，必做櫻花；  
我的父親，榮譽軍夫。

霧島昇翻譯的〈雨夜花〉，坊間有人將第一段歌詞譯成白話：

披上紅色的佩帶，我們成了榮譽的軍夫；

多高興啊！身為日本的男兒，  
奉獻給天皇的，是男兒的生命，  
多高興啊！身為榮譽的軍夫！

〈雨夜花〉被「披上戰袍」後，有一段「插曲」發生在大稻埕；邱永漢的自傳，第一部〈我的青春·台灣〉，記述了這首歌。

邱永漢，日本人稱為「股神」，他還是直木獎的第一位外國作家，曾參與在日本的台灣獨立運動，返回台灣後，致力商務和文化活動。

他在唸台北高等學校時，英語老師是葛超志（喬治·柯爾；《被出賣的台灣》作者），太平洋戰爭時，因係被日本人視為敵國的美國人，被遣送回國，高校同學們為老師在大稻埕江山樓舉辦餞別會。邱永漢寫下這段回憶：「雨夜花這首台灣歌曲是以雨夜中的花蕊，比喻女人的青春短暫歲月，席間，不知誰先哼起雨夜花旋律，接著大家故意唱起改寫的『榮譽的軍夫』歌詞，然後，激動得哭成一團。」他還表示：「日本人要台灣人槍口朝向同文同種的中國，是不可能的。」

「軍夫」在日本軍隊中的位階甚低，軍人、軍馬、軍犬的「位階」都在做勞役的「軍夫」之上，鼓吹台灣人以當軍夫為榮，而且以台灣曲調做宣導，真是「乎人出賣，亦幫人算錢」的不堪之事。殖民當局還加強宣傳，不唱時局歌曲，不搖旗吶喊，會被視為「非國民」。

這種「要與花同謝，我選擇櫻花」的狂妄心態，想驅策台灣同胞去完成其帝國「南進」的野心政策，難怪要成為戰火硝煙下的〈雨夜花〉了。

台灣光復，〈雨夜花〉脫下了〈榮譽的軍夫〉的「戰袍」，還其原來面目，再度流行，並且進軍東瀛，成為代表「台灣風」旋律的代表作之一，〈雨夜花〉日譯歌詞，也廣受日本人的喜好與傳唱。

1950年代，又有多心人，添上了幾近台語翻

譯的「國語」歌詞：

- (一) 雨夜花 雨夜花  
風吹雨打受摧殘  
風打花謝 隨風飄零  
花離枝頭 永不回
- (二) 花落土 花落土  
還有誰來憐惜我  
無情歲月誤我青春  
花開花謝又一年
- (三) 雨無情 雨無情  
不想我們的前程  
獨自傷情，茫茫人海  
何處尋到知心人
- (四) 雨點點 雨滴滴  
風雨吹花入清池  
為何使我 永遠離枝  
妹的心意 你何知

〈雨夜花〉雖再被配上「國語」歌詞，但是並沒有被傳開唱出，畢竟台語歌詞已深入人心，不必添任何詮釋。

七〇年代，台灣人移民海外日眾；身處異鄉，「月是故鄉明」的情懷，縈繞於心；美加地區，「台灣同鄉會」活動活躍，這些台僑聚會，常以吟唱台灣歌謠來解鄉愁，〈望春風〉、〈雨夜花〉自是首選。不少被政府列為黑名單的「異議分子」，更以雨夜花自況歸不得故鄉的苦悶，〈雨夜花〉不僅是他們命運寫照，也是精神寄託，以唱〈雨夜花〉當做「思鄉曲」。

流落海外，心繫台灣，雨夜花的淒苦命運，自不是他們希望永久地委屈承受，所以時刻期待心中的花蕊在「風雨中生信心」！

1976年，美東台灣同鄉會在「五日節」（端

午節）於紐約舉行盛大同鄉聯誼，並舉行民俗、民歌大會；600多名台灣鄉親高歌由〈雨夜花〉旋律重新填詞的〈雨夜花重生〉：

- (一) 雨夜花、雨夜花，不驚風雨吹落地！  
花穠彼勇，花蕊彼多，  
落去一蕊，開一極。
- (二) 花落土，花落土，家已出力有人顧；  
日頭燒氣，露水溫度，  
花籽出芽有幫助！
- (三) 風有情，雨有情，親像甘露受歡迎；  
培養元氣，堅強心性，  
千蕊萬蕊開無停！
- (四) 好花開，好花開，不可孤獨顧家已；  
看顧世界，好花攏開，  
咱的花蕊攏較美！

〈雨夜花〉僅有40個音，坊間傳唱更為簡單，只有30幾個音，3、5兩個音就占了超過半數。歷經了數十載寒暑，〈雨夜花〉開了又謝，謝了又開，至今仍然芳香四溢。它第一次開綻是「兒歌」，再次是「情歌」，戰爭期間，竟變成了「軍歌」，而今又以「情歌」身分，活在大家的耳裡、口裡。傷感無奈的歌詞，有人會認為「灰色」，但是認清了〈雨夜花〉的歷史背景，你必會恍然大悟，〈雨夜花〉豈止是弱女子的「心曲」！

祖母輩的「菜市仔名」，如罔市、罔腰、罔惜、罔卻、招弟等，這些烙印於老人家的無奈名字，今已不復聽聞。女性主義高漲的今天，離葉離枝的「雨夜花」，已「化為春泥更護花」；1920年代，先覺者的「男女平權」觀念，而今可以在當代落實，雨夜花，已非「第二性」的宿命，聆聽80年前傳唱的〈雨夜花〉，如同朗讀一首詩篇，翻閱一頁文獻資料。☒